

救亡建國理論叢書

民族革命論

俞希平著

潘念之編

天馬書店出版

1938

書叢論理國建亡救

論命革族民

著 平 希 俞

編主之念潘

版出店書馬天

1938

救亡建國理論叢書

民族革命論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出版

每冊實價國幣一角五分

著作人 俞 希 平

主編人 潘 念 之

發行人 郭 澂

總發行所 天馬書店

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號

救亡建國理論叢書序言

「救亡建國」是課於今日全中國同胞肩上的歷史任務。

八一三抗戰開始以來，全國有血性有民族自覺的男女們都狂熱着，興奮着，爲着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，不怕犧牲，不怕艱苦，站在各自的崗位上向着民族大敵日本帝國主義抗鬥。他們爲完成這歷史的任務而工作時，不但有着勝利的自信，還把握得光明的前途。

因爲工作的開展，他們需要更多的學識。報紙、雜誌、書籍，凡報道着或研究着抗戰的，他們不選擇的都閱讀了。出版物的發達及其銷路的廣大，打破

了從來的紀錄，這現象不但表示着青年戰士們的知識饑荒，也表示了抗戰工作是如何需要着豐厚的學識。

但從初期抗戰受到挫折以後，許多有自信的熱血青年自戰區下來，不免有點徬徨。這徬徨並不由於抗戰的暫時失敗，而是由於現實與理想的矛盾，客觀環境的開展不及主觀期待的急切；此外民族叛徒們故意提出荒謬的異論，也是使他們徬徨的重要原因。這些異論中，有的懷疑抗戰的前途，有的主張暫時的屈服以等待將來的機會，有的唱民衆無用論，有的對於民權民生起了反動，甚至有的對於統一戰線感到恐慌而在陰謀離間的。各種漢奸理論，一齊抬頭，於是他們在現實的失望後又感到思想的苦悶。他們乃徬徨着求真理，找出路。

「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實踐」，現在的青年戰士們正需要理論來指導實踐了。他們要從理論來反省過去，要從理論來把握未來，要用理論來推

還現在。他們的求知慾不但要求着現實的知識，還要求着解決現實的理論。

可是今日的文化工作者尚停留在第一個階段上。

文化工作者決不能追隨在現實的尾巴後，必須領導在現實的前面。當現實界將有某種要求時，文化工作者就得供給這些要求。因此，廣於眼前的情形，我們便來供給青年戰士們的救亡建國的理論需要——編一套救亡建國理論叢書。

這套理論叢書有着兩個任務：一面是揭發漢奸理論、叛徒思想的荒謬；一面是建立現實各問題的正確的理論基礎。這套理論叢書的內容，不但要解決眼前的救亡問題，還要討論到將來的建國問題，因建國基礎是建築於眼前的救亡運動中的。這些理論問題中，對於救亡方面：有關於抗戰的根本信念的，如抗戰前途問題、民族革命問題等；有關於抗戰政策的，如統一戰線問題、民衆動

員問題、軍隊改造問題、政治革新問題等。對於建國方面：有關於建國基本理論的，如新中國的前途等；有關於建國途徑的，如將來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問題。此外又有同樣爲救亡與建國的基本認識的，如真理論、國家論、政黨論等。這許許多多的理論問題，都是眼前所急需具體解決的。我們以問題爲中心，聘請專家，分別執筆，陸續出版，匯編成集，以貢獻於爲國家民族而努力着的青年戰士們。

救亡建國的工作是重大的，是長期的，這工作的完成，正有待於全國戰士們的努力。如果這一套理論叢書的刊行，對於民族戰士們有所貢獻，對於救亡建國的大業也盡了小小的一點力時，編者與著者就十分榮幸了。

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潘念之記於漢口

民族革命論

目次

緒論·····	一
一 民族問題的涵義及其史的發展·····	七
二 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壓迫·····	二〇
三 批評幾種對於解決民族問題的錯誤思想·····	三七
四 中國民族革命應取的政策·····	四九

緒論

人類的全部歷史，是根據於社會的經濟機構而演變的，民族問題，亦不會例外。

在原始共產社會中，人類的集結，限於「民族」，當時所發生的鬥爭，只是「民族」部落間的鬥爭。

在封建時代，人類集結為「種族」，那時候君王諸侯間所發生的戰爭與吞併現象，只是一種「種族」的鬥爭。

民族間的鬥爭，區域的狹小，和他們結合形態的原始性，不用說與現代民

族問題的性質變異；就是封建時代君王諸侯間的戰爭吞併現象，戰勝者的目的，只是向戰敗者徵收貨物，掠奪土地，榨取奴隸的勞動力，依舊沒有像現代帝國主義向落後民族，用商品不等價的商品交換，以及其他對經濟上緊密聯繫起來的企圖；更沒有把自己的語言、文字、宗教、風俗、習慣，像帝國主義對落後民族一般的，侵入異族實際生活里去，強人同化和接受的方法。中國古代常把四境異族，認為「化外」，就是這種意識形態的說明。所以封建時代的一種「戰爭併吞現象，亦不能與現代的民族問題相提並論。

到了產業革命以後，資本主義時代，問題的性質才起了變化。新興的資產階級，為求商品市場的擴大，可是中世紀式的封建割據，各自為政的政治單位，相異的關卡、稅率，各種各樣的貨幣制度，以及不斷的交通與掠奪，妨礙了這一要求。又因為各地語言、文字、風俗、習慣、宗教，種種的歧異，亦妨礙

了商品的交換關係。這些都與他們的利益相衝突，因此刺激資產階級，向着反對封建散漫性的鬥爭路上走去。他們企圖建立統一的大國，也企圖造成文化的一致，因為這一切都能夠幫助商品交換。於是民族統一運動，創造民族文化，建立民族國家等等，就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，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主要的課題。

列寧說：「沒有民族思想，要從封建制度轉變到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。」資產階級爲了達到實現資本主義的目的，他們遂領導全國人民，在統一民族反對封建割據，反對專制政體這樣口號之下，進行民族國家的統一運動。這期間英格蘭就把各部茲統一起來，建立了有共同語言、文字、宗教與生活習慣的民族國家。稍後，法蘭西、意大利，都以同樣理由，集結了國內不同的種族，確立起比以前更強大的民族國家。

在那時候，新興的資產階級，把本國的封建制度清算了一下，可以算得將歷史的車輪推進了一步。但此後就轉向到反動的路上了。

資產階級爲要博取更多的利潤，爲要和別國的資產階級相競爭，就需要佔據一定的地域當作自己活動的地盤，便把自己的「民族」「國民」與別的「民族」「國民」兩者之間的界限劃分，利用殘酷的國家思想作武器，防止別國的資產階級侵入自己的地盤。這樣國家與國家間就形成了對立的形勢。同時，因發生生產機關的獨占，剩餘價值的剝削，在國內產生了階級的對立。

資產階級這樣累積了資本，在相當時間內，發展的結果，復發生商品過剩、脹破了本國市場的現象。原有國內市場、地盤，已經不滿足他們活動的要求。但是，這時候環顧世界，凡是產業已經發達的國家，——尤其是西歐，都早已壁壘森嚴，難以闖入。不得已刀鋒一轉，便向着生產落後的國家與民族

，施行宰割手段了。亞洲的中國、印度，以及澳洲、非洲、美洲，一切落後的國家，紛紛地先後都成爲宰割的對象。資本主義的魔手，遂伸入了世界的每一角落。

這裏遂產生了侵略的資本主義國家，與被侵略的殖民地民族國家的對立。等到資本主義轉到牠將近沒落的帝國主義階段上，世界市場早已被他們分割淨盡，要想擴充地盤，只好同別的帝國主義手中去爭奪，於是牠們相互間爲了爭奪殖民地發生了深刻的對立，同時殖民地民族國家，爲要求獨立解放，更到處舉起了革命的大旗。

我們現在，可以暫時得到一個結論：

第一、所謂民族革命問題，是隨着資本主義而發生的問題，乃在歷史的一定範圍之內，決不是任何時代永久存在同問題。

第二、非但資本主義發生前的民族、種族，與其發生後的民族問題，有質量的不同；即資產階級向封建制度清算時的民族國家統一運動，與目前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，性質上亦大有差別。

以下想把殖民地民族革命問題，作進一步的闡明。

一 民族問題的涵義及其史的發展

要得到民族問題正確的政治結論，和製定合理的民族革命運動綱領，對於民族問題的涵義及其史的發展的了解，乃是必要的前提。

民族問題的權威斯大林，曾給「民族」下了一个正確完全的定義：

「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所有共同語言、共同領土、共同經濟生活，以及在共同文化上面，顯示出共同的心理結構的固定集團。」

在定義中，我們首先須注意民族是歷史的產物，它有它自己的起點和終點，它不能存在於社會發展的一切階段中。

在產業革命以前的封建時代，因為農業經濟的散漫性，封建諸侯領土的割據，貴族們對文字的壟斷等條件，阻礙了形成民族所必需的各種共同性的建立。特別是農業經濟的散漫性，足以阻礙了民族的形成。海士在「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」中說：

「縱使西歐在工業革命之前，已有頗為發展的民族意識，縱使智識階級一致地努力，使其同胞成為民族主義者，但是諸同一國語的各種方言的大羣人民，仍不能造成一個真正統一的政治實體，因為機械的技術，尚未充分發展，不能使人民和思想在廣大區域裏迅速地溝通起來；而且在工業革命尚不能使有力的國家政府施行其政治的時候，民衆對其民族國家，也無從產生至高的忠誠。換句話說，現代的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經濟，是世界各國民族主義向上發展的必要條件。」

民族形成，經濟是它的主要條件，但不是惟一條件。除經濟以外，還須具備一切構成的特徵，如共同的語言、共同的領土、共同的文化、共同的心理傾向，而且是歷史上形成的固定集團，方才可以構成一個民族。

例如，挪威人和丹麥人，他們雖有共同的語言，但沒有共同的經濟生活，不能成爲一個民族。

基爾王國威亞力山大王國，雖然他們是在歷史上形成起來的，可是他們是偶然的結合，彼此很少特定條件的聯繫，他們的分合，是以勝敗爲轉移，而不是固定集團，所以也不能稱爲民族。

前面已經提到民族問題的發生，乃是產業革命以後，隨資本主義發展而發生的歷史產物。我們更可以把這個發展分爲兩個主要的階段：

第一個階段，是產業革命以後，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時期。